

第十八回 地狱之门 全人大宴

水燕儿低声说道：“俞兄，船很快就可以靠岸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俞秀凡答非所问地道：“燕儿，我如是走了，你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，是吗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很可能。不过，我不会阻止你离开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燕儿，我答应你去见你的义父，所以，我不离开。不过，我那两个随来仆人，希望他们能够离去，只不知会不会影响到你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们的用心，只是对你，其他的人，无关重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这就样一言为定，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走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他们应该早一点换舟离开，登上了陆地之后再走，只怕会有些麻烦。不过，不要紧，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平安离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儿，我该谢谢你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知道么，咱们这一次晤面帆船之后，使我有了一些的改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改变了些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变的很脆弱，变得更像女人，我变的怕事，变的为你担心。过去，我不是这个样子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儿，坚强些，别害怕，也别替我担心，我相信能够照顾自己。”

事实上，要来的总归要来，躲过今天，也无法逃过明日。”

水燕儿默然接道：“俞兄，为我保重，别人不会像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，只管请说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答应我，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能死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！燕儿，我答应你。不过，我只能尽量求生，好好的活出来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如若死了，有一个人也活不下去。”霍然转过身子，行入舱中。

她没有说出什么人，会陪他而死，事实上，也用不着说出来。

情意是那么真实，语气是那么含蓄，但决心却又那么坚定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望着水燕儿离去的背影，暗自出神。其实，夜色、浓雾，目力难及数尺，水燕儿早已经走入了舱中。但俞秀凡仍然望着那舱门处呆呆出神，似乎是那水燕儿一直停在眼前不远的地方，忽然间，火光一闪，船舱中亮起了盏明灯。灯光有些金黄，在浓雾中，光亮十分清明。

俞秀凡缓缓吁一口气，缓步行入舱中。只见水燕儿端坐在虎皮金文椅上，两个女婢各抱长剑，站在身后，两旁十二个穿金黄色衣服的大汉，每人手中抱着一把鬼头刀。

水燕儿脸上仍然戴着面纱，在灯光下微微颤动。她好像心中有着无比

的忿怒，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暗提高了警觉。

突然，一声悠长的钟声，传了过来，行走本已很慢的巨舟，突然间停了下来，但闻水燕儿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准备和我们一起下船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的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们很欢迎你，不过，我们希望你能遵守三件约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说看吧！如是在下能答应，那就答应了；如是不能答应，在下也直言奉告。”

水燕儿虽然尽量把声音放得很平静，但俞秀凡听得出来，她声音中带着轻微的回动。长长吁一口气，水燕儿缓缓说道：“下船后，就进入了我们的禁区，那地方充满凶险的埋伏，所以你必须听从我们的吩咐，不可擅自行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入境随俗，这约定合理，在下可以答应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第二件事，登岸后，你无论遇见了什么样奇怪的事情，都不要生出好奇之心，要视若无睹，不可随便多问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是在下不遵守这个规定，那将如何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为了免去咱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不幸，奉劝俞少侠。最好能留在这艘帆船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第三个约定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在离开这艘大船时，你要留下你的长剑。”

俞秀凡双目盯在水燕儿脸上，但他见到的只是那一张蒙面的白纱，无法从那里得到任何暗示，也无法瞧到水燕儿任何神情。

扬了扬剑眉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好像已经失去了贵宾的身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现在，你已面临着选择，愿为阶下之囚，或是愿作我们座上贵宾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作贵宾必须遵守那三个约定了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，那是必须遵守的约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加是在下选择了阶下囚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是一种很悲惨的际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至少，用不着遵守那三件约定了，是吗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地方，水中有着重重的机关布置，刀轮，铁网，就算是那第一流水中工夫的人，也无法在水中行动，何况你根夺不懂水中工夫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，是要在下答应了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无法生离此地，就算你能全部把我们杀死，也无法离开此地；至多，我们凿沉这条船，你和你的两位从人，都将葬身江中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道：“贵组合的手段，不但恶毒，而且卑下！”他无法了解水燕儿的用心，也无法知道水燕儿的话是真是假，这几句话倒是骂的十分尖刻。

水燕儿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兵不厌诈，就算我们用了些手段，那也不算什么卑下。”

俞秀凡陡觉一股怒火，直冲上来，右手握住了剑柄。耳际间，突然响起了水燕儿的传音之声，道：“俞兄，为我珍重！”

俞秀凡无法分辨真假，心中暗自盘算道：“就算我伤了他们所有的人，王翔、王尚势必要陪我葬身子此了。”心中念转，放弃了拔剑反抗的念头，

道：“要在下答应三个约定可以；不过，在下也有一个条件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愿意答允三个约定；不过，我那两个从人，要安全离此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可以，够格作本组织贵宾的，只要你俞秀凡一个人。”

俞秀凡神情肃穆的说道：“在下要确知他们安全离此，才能交出兵刃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答应你了，自然要为你办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，让我看到他们离开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带王翔、王尚进来！”

片刻后，王翔、王尚并肩而入。两人手中提着长刀，随时准备出手。

水燕儿高声说道：“俞公子已志愿留此作客，两位作何打算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公子一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去吧！我承燕姑娘看得起，留此作客数日。”

王尚道：“我们在何处等候公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回家去吧！”

王尚怔一怔，道：“回家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我离此地后，自然会找你们。”缓步向王尚行去，一面施展传音之术道：“离开了十里之后，就想法子易容，潜迹遁形，到璇玑宫去。”说完话，人也行到王尚身前，提高了声音道：

“你们回家等我，如是我半年之后，还不回去，你们就不用等了。”

王尚一欠身道：“公子保重。”

水燕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一起下船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，两个女婢紧追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船身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，眼前是一片黑暗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俞秀凡运聚了口力，向前望去，也不过能看出两三尺的距离。

突然间，冷风拂面，星光闪烁，景物隐隐可见。俞秀凡回头看去，只见王翔、王尚鱼贯行出了一个黝黑的洞口。

水燕儿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送客马。”

俞秀凡暗暗一皱眉头，忖道：“送客马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”

一个青衣女婢，转身而去。片刻之后，带着一个半百老者，牵着老马，行了过来。虽然是夜色幽暗，但几人刚从更暗的地方，行了出来，只见那两匹马，瘦骨鳞峋，但却鞍辔俱全。

水燕儿道：“老马识途，这两匹马都已有近二十年的岁数，它们很老，但它们近十年来，一直出入这一片险恶之区，除了这两匹马之外，没有人能逃过这一片险恶之区。”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肚上，接道：“要他们马上走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地方叫作死亡带，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，里面有很多种的致命布置，任何一种布置，都可以取人性命，这地方共有一百七十四种布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何能知道，他们安全离开此地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两匹马回来时，可以带回他们安全离此的信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王尚，你们安全离去之后，留一个记号回来。”

王尚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们会在马鞍上自下安全与否的记号。”翻身跃上马背。

水燕儿冷冷说道：“马出险区后，会自动停了下来，仰天长嘶，你们就可以下马离去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应该知道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马鞍前面，挂着一副黑色的眼罩，两位应该把眼睛蒙起来。”

王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因为你们要经过几处很险的地方，如若一个人不把眼睛蒙起来，见到的恐怖，必将会影响到胯下坐马，如是老马受了影响，行错一步，可能会要了两位的命。”

王尚道：“不知道有些什么恐怖的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，你见到的恐怖，足以恒任何人心生惊悸。”

王尚道：“在下倒希望能见识一下。”

水燕儿冷笑二声，道：“不要太逞强了，那恐怖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承受。”

王尚道：“难道世上真有吓死人的事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希望你能相信，这是赌命的事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两位生死和我无关，但如是两位死了，这位俞少侠，很可能改变他自己的决定。”

王尚缓缓取下马鞍前挂的眼罩，戴在头上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记着燕姑娘的话，戴好罩布，我在此地，等候你们平安的消息。”

王翔、王尚一点头，提缰纵马而去。俞秀凡右手握住剑柄，肃然而立。

足足等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两匹瘦马去而复返。俞秀凡疾上两步，双目在两匹马鞍上瞧了一阵，突然举手，在第二匹马鞍上，拍了一掌。

水燕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用不着毁去他们留下的暗记，我答应放他们，就不会派人追踪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水燕儿一眼，道：“在下是不是应该交出兵刃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。你交出兵刃之后，我才带你入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城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造化城。”

俞秀凡没有再问，却缓缓把长剑递向水燕儿。水燕儿接过长剑，顺手交给了女婢。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告诉他们，好好守护着我的那把剑，在下能够生高此地时，我还要带走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一把平常的宝剑，也值得如此重视么？本组虽非富有，但还赔得起一柄宝剑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错了。一把剑的名贵，并非在它的本身，而在它能否受武林同道的尊重，武林人身上的佩剑大部沾染过血腥，那血腥有罪恶，也有正义。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血腥就是血腥，还有什么罪恶正义之分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杀的是万恶不赦之人，那就是正义剑；杀的是无辜善良，那就是罪恶剑，这一点姑娘大概是不会否认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咱们不用辩论这些了，我们会好好的保管你这把剑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那就劳请姑娘带路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少侠已交出兵刃，显然对咱们这个组合有着相当的尊重，诸位可以去了。”

追随水燕儿的人，大都散去，只有两个女婢，还守候在两侧。

举起素手，轻轻一挥，水燕儿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记着我们的约定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记得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能不能说一遍给我听听？”

俞秀凡一皱眉，道：“可是听从姑娘之命行动，不要多管那些无谓的闲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就是这样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这一番，俞秀凡倒是很仔细的追随在水燕儿的身后。

明明一条平坦的路，但行约数十丈之后，突然向地下斜去。迎面似是一座山壁，两旁也都是连绵的峰崖。那条路，虽然是向下斜去，但斜度不大，走起来感觉不到。

幽暗的夜色，使人无法看到一丈外的景物，水燕儿停了下来，俞秀凡几乎收不住脚步，撞在了水燕儿的身上。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一道黑色的墙壁，拦住了去路。只见水燕儿举起了右手，突然在黑色的墙壁上，击了三掌，那黑色的墙壁，突然间裂开了一座门户。

水燕儿回顾了两个女婢一眼，道：“你们留在这里。”举步行了进去，一面接道：“俞兄，请进来吧！”

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，进入了门户。

突然间石门合起，一道强烈的灯光，直射过来，照的两个人的双目难睁。片刻之后，那灯光突然消失，只见石道两侧；点起了很多灯人之照的整个石道一片明亮。

水燕儿冷冷说道：“俞少侠，现在开始，你要小心了，咱们已进入了危险之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承照应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过了这一段明灯区，就转入了另一个区域之中。

那地方，可能有很多使人看了难过的事，但希望你不要多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一看行不行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要停下来看，更不要多问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可否告诉在下那一处是什么样的地方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的眼睛，到时间就可以看到，既未看到，现在用不着告诉你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燕姑娘，这地方是不是有人在监视咱们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的活太多了。”

俞秀凡只觉一股怒火，直冲上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人总要经历过很多痛苦，所以，一个江湖人成名之前，必须要有着很多痛苦的经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一向自认为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但我想不到，

竟然被你燕姑娘轻易的骗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少侠，眼前你只有面对现实。回顾过去的人，永远会在痛苦中折磨自己。”

一种被轻仍羞辱的怒火，在俞秀凡的胸峰中熊熊燃烧着。胸藏万卷书，使着俞秀凡有着不同于一般江湖人的莽撞，在极度的忿怒中，他仍然能控制着自己，默诵着大学之道，逐渐平消去胸中燃烧的怒火。

不知走了多少时间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眼前又恢复了黑暗已然是灯火尽处。

水燕儿未回顾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可在跟着我么？”

俞秀凡长吁二口气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一直走在姑们的身后，举手之间，就可以够到姑娘的要害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手暗算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俞某人没有你燕姑娘那份卑劣的手段。”

水燕儿一直未回过头，举步直向黑暗中行去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口舌中羞辱我一番，是不是觉着很快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谈不上什么快乐。不过，在下觉得既是事实，说说有何不可。”

这时，两人已然完全行在黑暗之中，俞秀凡地形不熟，更不知走在何处。抬头看去，不见星月，似是又走在一条地道之中。他很想问问水燕儿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但话到口边，又强自咽了下去，转过一道湾，景物突然一变，磷磷绿火映照着三个大字，写的是“地狱门”。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造化城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难道你连‘地狱门’也不认识？”

俞秀凡冷冷道：“难道你要带我进地狱去？里面有什么值得看的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咱们三条约定，你大概还记得，其中有一条，就是要别管闲事。你可以看，但不能停下来看，你能够记得好多，看得好多，那要靠你的才慧了。”

俞秀凡有些茫然的说道：“幽磷蓝焰，布置如鬼域一般，这又代表些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已经说的太多了，进入了地狱，我就不再答复你任何问题，记着我的话，别多管闲事，别胡说八道。”话落口，人已踏入了地狱门中。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就算这里是真的人间鬼域，你水燕儿既然敢去，我俞秀凡难道还怕了不成，”大迈一步，跟进了地狱门。

一阵冷风迎面吹来，抬头看，仍然不见垦光。风从那里来，想一想顿觉背脊上升起了一股凉意。流目四顾，只见四周闪动着绿色的磷火，除了一阵阵吹上身来的寒风之外，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水燕儿一直保持着适当的速度，走的是不快不但。俞秀凡这一阵思索张望，不觉问慢下来，落后了七八尺远。但仍可隐约的看到水燕儿的背影。

突然间，一声尖厉的怪叫声，一下子划破了荒凄的寂静。俞秀凡不自觉的停下了脚步。

就是这一阵工夫，身后两丈外，已燃起了七八盏蓝色的灯光。

虽然有六人盏灯，但并不明亮，对俞秀凡这样的人物，已经足够了。

蓝焰的照射下，只见两个分穿着黑，白衣服的人，各执一柄长剑，相

对两立。忽然间，两人同时举起了长剑，刺向对方的前胸。

那是很侠的剑招，其攻势的凌厉，直可穿心致命。两个人以同样的快速的剑招，把长剑刺入了对方的胸中。鲜血随着激射而出。两个人同时倒了下去。像一道流光，突然出现，又那样快速的消失。

人倒了下去，八盏蓝色的灯火，也突然飘风而起，四下流散。

突然间，俞秀凡想起了那水燕儿的约定，不能管闲事，不能停下来看。但像这等突然发生的事情，怎能会一下子按耐住好奇之心呢？

抬头看去，哪里还有水燕儿的影子。忽的脑际间灵光一闪，俞秀凡想到了这是一个圈套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。

他满腹诗书，才慧过人，非一般的江湖人士可比，想透了这是故意安排下的陷阱，心中反而平静下来，也激起了豪壮奋发之心，暗自运气，调息了一下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缓步行约五、六丈远，眼前忽然亮起了一盏红灯。那红灯亮的很突然，似乎是忽然由地下长出来一样。任何人都要为这突然出现的红灯，大力震慑一下，但俞秀凡却十分镇静，缓缓转眼望去。

那是由地下竖起来的一根木竿，红灯就挑在木竿之上。

“俞秀凡缓步行了过去，仔细看了一阵，发觉那木竿早已埋在了地上，而且十分坚牢，那说明了这根木竿早已在此处，自然不可能突然由地下冒了出来。毛病出在那盏红灯上。但俞秀凡相信不论何等快速身法的人，决无法在点燃起红灯之后，能轻易逃过自己的目光。

他文才过人，才慧之高，决非一般的江湖人物能够比拟。略一思忖，已想出那毛病全在灯上的设计了，如若用一种易燃之物，用一节烧香，在接那易燃物上，烧香的火势燃到，自然起火，很轻易烧起了那挑起的红灯，隐起一根香头的火光，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。

想通了个中的道理，俞秀凡忍不住微微一笑转身向前行去。

了了这地方都是人化费心思设计的机关埋伏，就算是满眼恐怖的鬼火形像，俞秀凡也不放在心上了。

行约数十步，突然听到一声冷冰的声音，由身后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站住。”

俞秀凡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那红灯之下，站着一个人长发披垂，面色雪白的怪人。

这等情形之下，任何一个人，见到这样一副形貌，都不会认为他是个人。这等形式如鬼域的地方，骤然间出现这么一个人样，任是他俞秀凡心中胆大，但也不觉由背脊上升起一股寒意。镇静了一下心神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是人还是鬼？”

那白面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认为我是人是鬼？”

俞秀凡心神已完全镇静下来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是人、但扮成了鬼样子。”

白面人道：“不用研究我是人是鬼，你这胆气，很叫在下佩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

白面人道：“阁下既有这份胆气，但不知敢不敢入屋坐坐？”忽然移开了身子。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面人的身后，果然有一个黑色的房子。这一下倒使俞秀凡大吃了一惊，暗忖道：“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那也罢了。

但这一幢房子，突然出现在红灯之下，那决非一般的障眼小术所能办到，难道这就是造化城。”

但闻白面人道：“你不敢进去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手中没有宝剑，人也变的持重了很多，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那座房子中，都有些什么人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阁下怕不怕我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的感觉中，人比鬼更为可怕。”

白面人道：“阁下既有着不怕鬼的豪气，何不进来坐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是否要陪我进去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自然要陪你进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有劳了。”缓步行了过去。

白面人一转身，行入室中。俞秀凡行至屋前，仔细打量了那黑色房屋一眼，只见那黑色房屋，上下不见一点杂色，不知是何物作成。

只听那白面人，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阁下请进！”

黑色的屋子，室内又未点灯火，看上去更为黑暗。刚刚跨入室中，那黑屋的两扇门，突然关起来了。

室外透入的一点灯火，也因室门的突然关闭，完全隔绝。

夜暗、黑屋，密不透光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俞秀凡凝目力望去，只见一片黑暗，哪里还能瞧到那白面人？

忽然间，感觉停身的黑屋，开始旋动，向下沉落，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俞秀凡暗暗咬一口气，忖道：果然制作的十分灵巧，屋舍移动，竟然不闻声息。暗暗吸一口气，内人丹田，全神戒备。

只听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阁下感觉到怎样？”听声音，就在身前不远的数尺之处。

俞秀凡暗暗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座黑屋，带区区到什么地方？”

那冷冷的声音应道：“不论到什么地方，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。”

过约一刻工夫，黑屋突然停了下来。黑屋两扇门突然大开，一阵白色的灯光透了进来。

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停了一阵，骤然间看到了灯人，有着一种特别明亮的感觉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那白面人，快步向黑屋外面行去。俞秀凡右手一伸，一把扣住了白面人的右腕脉门。

他的擒拿手法，乃金笔大侠艾九灵综合天下擒拿手法的精粹，向无虚发。

白面人怔一怔，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一步跨出黑屋，淡然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到这里都是一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一样。在下是贵组合的贵宾，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。”

白面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贵宾！贵宾怎会到这地方来？”

俞秀凡剑眉耸动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穿着一身鬼衣服，大约不会是想真的作个鬼吧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你想杀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可是认为我不敢杀你？”

只听一个娇甜清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放开他，他只是一个传话的鬼卒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才发觉自己正停在一座小厅之中，敢情那举步一跨，人已进入了此厅。厅中的布设，简单的很，一张木桌，两张木椅，木桌上放了一枝熊熊燃烧的白色蜡烛，和一个白色的茶壶，一个瓷碗。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果然是构造的十分精妙，不过，这房中的布置太差了。”

那女子也穿了一身白衣，一张脸也白的像雪一般，白的恐怖，白的不见一点血色。但他两条眉毛，却是又黑又浓，一对眼睛，生的十分灵活，总之这女人除了肤色的可怖之外，每一处都生的十分秀美。

只听那白衣女人冷冷说道：“这地方哪里不好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布置的太简单，而且色彩也不调和。”

白衣女人道：“这地方根本就没有第二种颜色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所以看起来有些凄凉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倒不要阁下费心，咱们住在此地，时日也久，觉着并无不便。”

俞秀凡内力涌出，一下子把那白面人震退了五六步远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是不是此地的首脑人物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要看你问的范围了，如是单指那小小的房舍而言，我就是这里的主人。”

那白面人被俞秀凡内力震退之后，突然转身而去。

俞秀凡随着那白面人的背影向外望去，只见门外一片黑暗，瞧不出一景一物。暗自提聚了一口真气，目光转注到白衣女子的身上，道：“你们准备如何应付在下，现在是否已经决定了。”

白衣女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别把我身份看的太高，我比那传话的鬼卒的身份，高不了很多，我能够管辖的，只是这一间小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既然连一点力量也没有，想必是完全无法作主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只是不能答复你的问题，我奉到的令谕是留你在此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是否自觉有这份能力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没有。但这房子中的机关布置，却有把你困于此地的功能。”

俞秀凡心头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困住以后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以后，等待第二道令谕传来再说。”

俞秀凡镇静了一下心神，道：“只怕姑娘对在下还不太了解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不要了解你什么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是造化城主和燕姑娘的贵宾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你如不是贵宾，怎能到此，早把你打入血池、刀山中了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地狱门还有刀山、血池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十八层地汰中，该有些什么，这地方应有尽有。”

俞秀凡淡笑道：“想不到，世间真的会有人间地狱。”

俞秀凡已经完全镇静下来，索性坐了下去，笑一笑道：“这是一座人造地狱，自然所有的鬼卒都是活人改扮的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们是人，但也不过是比死人多一口气，没有太多的分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何以这样的自暴自弃，在下的看法，你们躲在筑造精妙的地狱中，虽然像鬼，但如一旦离开此地，和常人有何不同？”

白衣女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看我和常人有些什么不同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脸上涂的白粉太厚了，厚的不见血色，不像一个普通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看我脸上是涂的粉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是粉，是什么？”

白衣女子脸上的肌肉僵硬，看不出什么变化，但双目中，却现出泪光。叹口气，道：“地狱门中人，没有什么伪装，你看到的我的脸，是我真正的面目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一个人怎么是这样一张脸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活人的脸，有肉有血，鬼的脸，没有血肉，我们是介于人和鬼之间。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跑到人间去么？不论我们如何委屈求全，别人也不会把我当人看待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的脸是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的脸是经过特殊的改造，成了现在这副模样，它不太像一个人的脸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残酷的手段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因此，就算有一天大开地狱门，放我们出去，我们也不能离开这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地狱中人都是但你这个样子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都是如此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说，地狱之中，也不是很公平的地方了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到处都是一样，人间，鬼域，都有不平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人间的不平和罪恶已然够多，想不到鬼域中竟也有这样多不平的事。”

白衣女子没有立刻回答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些话可能太深奥了，我不太懂，自然也无法答复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把我诱入此地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要你留在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在这样一座小室中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地方是贱妾宿住的地方，自然不是招待贵宾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座白色的小屋，门里是和平，门外是搏杀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错，一个是斗智，一个是斗力，贵宾可以选择其一。”

俞秀凡双目凝注在那白衣女子的身上，仔细打量了一阵，发觉这白衣女子，除了脸色白得特别可怕之外，身材十分娇小玲瓏，五官也很端正，肤色也很细腻，但那一张白的像银板一样的脸，怎么看，也不象一张活人的脸。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姑娘准备如何招待在下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贵宾已决定留在此地了？”

俞秀凡实未想到会遇上了这样一个环境，敌人的意向，是那么妙不可测，看来，想见到那造化城主，似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。

俞秀凡第一次感觉到困惑，也失去主动的能力，一切都要看敌人的来势，才能随机应变。

但闻白衣女子道：“贵宾有绝对的选择自由。留在这里，还是行出去，

不过，只有一个选择，一旦决定了，就无法再行更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决定了，姑娘有些什么手段，可以施展出来了。”

白衣女子突然转过身，推并了一扇门，道：“贵宾走前面呢，还是由贱妾带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劳带路。”

白衣女子一侧身行了进去。俞秀凡大跨一步，紧追在那白衣女子的身后。有了水燕儿的一次经验，俞秀凡不得不更加小心一些。

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行过了一条南道，景物突然一变，只见一座空空荡荡的大厅，燃着八盏蓝色的灯火。虽然有八盏灯火，但都是蓝色光焰，看上去并无明亮之感。这座厅不很小，也下太大，中间放着一张木桌。

白衣女子把俞秀凡迎在客位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贵宾可要吃什么？”

俞秀凡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就是你接待我的地方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是进食的餐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有咱们两个人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贱妾如非占了贵宾之光，只怕永无机会在这座大厅中吃一餐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倒有些饿了，但不知这地方和人间的食物，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此间的佳肴美味，别处很难及得，贱妾招呼他们送上来，请贵宾品尝一下。”

俞秀凡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可是不用再等第二道令谕传下来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敢欺瞒你贵宾，贱妾已得到了令谕，负责招待贵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地狱门内这传谕之法，也非常人能够看到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们有二种很特殊的传讯之法，不知内情的人，无法看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你可以自作主意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全是贵宾所赐，贱妾作梦也没想到这一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希望姑娘别在食物之中下毒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不妨小心一些，我吃过的食物，你再食用。”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奏迎宾乐。”

但闻一种难听刺耳的怪声突然间响了起来。

俞秀凡本精音律之学，但却从未听到过这难听的声音，那是天下最不调和的乐声了。该是鼓声的时候，却突然响起了两声尖厉的梆板，该是弦声配合的时候，却突然冒出来凡声大鼓和金钱之声。该是钟鼓交作的时刻，声音却一下子低了下去，轻管但弦，完全变成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怪声音。

这是一种完全叛经离道的乐声，但又并非是全无章法，只是它的高低、快慢，急鼓多弦，完全出人想象之外。世上若有难听的音、乐，这一阵乐声实是当之无愧了。

乐声足足响了一刻工夫，才停奏了下来。大厅中又恢复了原来的镇静。

俞秀凡长长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地狱和人间，果然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在下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。”

白衣女子笑一笑，露出了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，道：“你现在听到的乐声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极端不调和，刺耳锥趴要有一点修养的人，才能听得下去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是自觉很有修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听过了，仍然好好的坐在这里。”

白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很少有人能够听完这一段乐声而能端坐不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的乐声，也不是随随便便敲打出来的，最好最坏的声乐，最感人最难听的配合，都是一样的耗费了无比的心血和才慧谱出的。”

白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阁下这点年纪，知道的可真不少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目光盯注住白衣女子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这一张脸，是怎么造成的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一种药物。唉！不谈也罢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是药物伤害的，也许能够医好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只有连皮带肉的挖下这张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所以，还是不谈的好。”

俞秀凡神色肃然的说道：“可惜，他老人家一直不愿出世，以他的医术之精，医学之博，我相信只要他肯出于医治，一定可以解除这等痛苦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是说世间真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医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人能把一张有血有肉的脸，变成僵硬雪白，不像一张人脸，而你们又能活下去，保持血液流畅，不会溃烂，就应该有人能够医好它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说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花无果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花无果……”沉吟了良久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接着：

“我好像听人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号天下第一神医，当今之世，以医道而言，只怕再无人高过了他。”

白衣女子忽然一变话题，道：“贵宾，咱们吃饭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姑娘要他们上菜吧。”

白衣女子举手互击三掌，道：“上菜！”

大厅一角处，突然开启了一座门户，一个面色血红的黑衣大汉，手中托着一个大瓷盘，快步行了过来。瓷盘中放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菜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全人宴，先从人头上起。”

那人头太像了”俞秀凡双目盯在那人头上良久，竟然瞧不出一点破绽。俞秀凡暗自忖道：“难道那是一颗真的人头不成？”

只见那白衣女子伸手把一双筷子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贵客请啊！

你如是想保持着体能活下去，总不能不吃饭啊！”

俞秀凡实在举不起手中的筷子，摇摇头，道：“算了，这顿饭不吃也罢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为什么？你害怕，不敢吃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伸出筷子，挟住那人头上的鼻子，微微一拧，鼻子应手而下，放入了小口之中，吃的津津有味。

俞秀凡只觉腹中一股酸气上升，张口欲呕，咬咬牙强自忍下去，算还未呕吐出来。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味道如何？”

白衣女子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缓缓说道：“味道不错。贵宾既然腹中饥饿，为何不进些食用之物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在下确有很多不及姑娘之处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贵宾好生客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生食人肉这份本领，不但在下不能下咽，天下敢吃的人，只怕也没有几个。”

白衣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贵宾连这一点胆气也没有，如何能够在江湖上闯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进入这地狱门后就敢吃人肉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如是你饿的太厉害了，大概什么都可以吃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在下生生饿死，也无法食进一口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何不吃一口试试？”伸出筷子，又在那人头上挟了一只耳朵下来，放入口中吃了起来。

俞秀凡摇摇头，转过脸去。

白衣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贵宾，人头过后，就开始了五腑六脏，然后四肢，你要一口不吃，就要撤下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谢啦！姑娘，这全人宴，你一个人吃下去吧！”

白衣女子突然伸手抓起了俞秀凡面前的筷子，挟下来一片耳朵道：“贵宾请吃一口尝尝吧！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生吃人肉，除非有一天二地的大仇大恨，你们为我生生杀了一个活人，这手段的残忍。当真是闻所未闻了。”

白衣女子突然把挟在筷子上一片耳朵，放入俞秀凡的口中。

俞秀凡来不及防，一片耳朵已被放入口中，正待吐出来，突然觉着有一种甜香之味，流入咽喉。不禁心中一动，嚼了两口，品尝一下，顿觉一片香脆美味。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不是人肉？”

白衣女子笑一笑道：“很多事，不能他太早的下结论，需知一个人的见识终是有限的很，跑上一辈子江湖，也无法识得万事万物。”

俞秀凡顿觉着脸上一热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白衣女子道：“吃一只眼睛吧！这颗人头，每一处的地方，都有不相同的味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来这里有多少时间了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记不得了，这里面不见太阳，十个时辰，一般模样，很难叫人记得时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就没有一个大约的数什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真的是记不得了。一定要说一个时间，总该有四五年了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四五年了，那该是一段不短的日子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在这里，时间对我们并不重要，甚至连生命都很淡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你却没有面对真理的勇气。”

白衣女子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谈这个，我的职司就是要善尽招待之谊，贵宾希望什么，只管吩咐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突然举起筷子，夹起另一只眼睛，大吃起来。

那白衣女子说的不错，眼睛有眼睛的味道，吃起来有一种蜜桃、脆梨的感觉。除了难看之外，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可口的美味。

一闭双目，俞秀凡又在那人头上挖下来一块，放入口中这一次是颊上之肉，入口又是一种味道，松软、清香，似是吃了一口最好的千层糕。

白衣女子招呼川流不息的送上佳肴，果然是一个人全身所有的肢体，腑脏形状。虽然是每一道佳肴都有独特的口味，但它的形状，却给人一种无法入口的威胁。

上完了最后一道手足羹汤，白衣女子才起身说道：“贵宾想看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些什么可看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声色之娱，应有尽有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只管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姑娘觉得能给在下看些什么，在下就看些什么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要不要看看地狱中的歌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些歌男舞女，是人是鬼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像我一样的人，不过，他们有一张鬼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像你一样白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那就难说了。他们有红脸，也有白脸，也有全黑的脸，鬼域中形形色色，此地无不具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这样，不看也罢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好吧！贵宾既无欣赏歌舞的雅兴，咱们就随便走走吧！”站起身子，向前行去。

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，穿过了几处殿院，突然闻到一股浓重奇异香气。行过不少地方，但在俞秀凡的感觉中，并无不同。因为到处是一片黑暗，就算是有几盏灯光，也是幽幽磷火，照不过三尺方圆。但那浓重的异香，却给人一种刺激、诱惑的感受。

俞秀凡吸了两口气，道：“姑娘，这是什么味道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福寿膏的烟气，不知公子是否听人说过？”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福寿膏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是的。一种清心提神的药物，可以使一个人忽然间精神大振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鸦片产自苗疆边区，花鱼艳丽，本名罌粟，结果取液，熬制成膏，气味芬芳，有提神之效。但其质绝毒。”

常嗜常瘤，一旦成痛，戒绝不易，终身受其毒害。”

白衣女子呆了一呆，叹道：“贵宾渊博的很，此物初入中原，知晓的人不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也算不了什么，书上早有记述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前面就是福寿院，贵宾是否愿意去见识一下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看吧！在下虽知其名，但却没有见过。”

白衣女子很温婉，笑一笑，道：“贱妾带路。”

第十九回 黑籍幽魂 万家院主

俞秀凡紧随白衣女子身后，行入了一座大院中。

这地方本已不见日光，所有的房舍、墙壁又全都是黑的。所以，非到近前，简直无法辨认。

白衣女子行在一座黑色大门前面，轻轻的敲了三响，木门呀然大开。

在这里，俞秀凡见到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在一盏蓝色光焰的灯光下，面目清晰可见。有些意外的感觉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地狱门内，竟然也有不是鬼脸的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他们也是鬼，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是什么鬼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烟鬼！在福寿膏的诱惑下，他们虽然没有鬼脸，但却有了一个鬼心。什么事，他们都作得出来，我们只是地狱门的鬼卒，他们才是真正地狱门中办事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都办些什么事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什么事都可以办，能进入福寿院中的人，也不是平常的人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也是贵组合中花费心血训练出来的人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是。他们都是武林中一方的英雄人物，有德高望重的大英雄，有纵横江湖的剑手名家，也有心狠手辣的大盗，一时间，贱妾也说它不完。阁下，何不进去自己瞧瞧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座高大围墙环绕的院落，十分辽阔，黑暗中，分别挑起了十盏昏黄的灯火。灯光虽然昏黄，但比起那蓝色光焰的鬼火，多少带一点人的气息。

十盏灯，分距的很遥远，俞秀凡凝聚目力望去，只见那每一盏高挑的昏黄灯光下，都有着一片房屋。那十盏昏黄的灯光，代表着十个不同的院落。

行到了第一盏昏黄的灯光下，白衣女停下了脚步。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灯光下写的是“少林别院”四个大字。这少林天下闻名，怎会在这地狱门中，冒出了一个少林别院来。

怔怔神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这少林别院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一座院落中，以少林寺的僧人为主，有很多不是少林寺出身的人，但他们也都是和尚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少林寺乃武林中人人敬慕的大门派，怎会到了此地来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自然是有原因。你何不进去瞧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应该进去见识一下！”

白衣女子低声说道：“贵宾，他们的脾气都不大好，你最好不要招惹他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白衣女了推开木门，立时有一个身着深灰僧袍、头有戒疤的和尚，拦住了去路。他手中执着一把戒刀，脸色却是一片青灰，但双目中神光炯炯，单看眼神，一望即知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白衣女子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方金牌，在手中扬了一扬，道：“我奉谕带贵宾观光十方别院，不得无礼冒犯。”

那灰衣老僧望了那金牌一眼，一语未发，退到一侧。

白衣女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燃起火炬。”

灰衣老僧转身行去，幌燃手上火招子，点起了一支巨大的火炬，火光熊熊，照亮了整个院落。

俞秀凡道：“院子倒是很大，只是太空旷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是他们练武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里有很多人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一直保持着五六十人左右。”

俞秀凡未再多问，心中已然明白，这里的人有出有进，进的自然是新来的，出的应该是死去的别称了。

只觉一阵阵浓重的烟香气，由大厅中传了出来。望望大厅，俞秀凡缓辍说道：“姑娘，可不可以到那大厅中瞧瞧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既然带贵宾来了，我们就不会再保留什么，贵宾请吧！”

进得厅堂门，迎面扑过来一片如雾的烟气，这座大厅，简直是一座烟馆。十张木榻，十盏烟灯，倘着十个和尚，十个秀丽的女子，在燃着烟泡，十个侧卧在木榻上的和尚，都在吞云吐雾。冲入鼻中的烟气，香味浓烈，充满着一股诱惑。厅中的灯火，十分明亮，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、仔细看去，只见那十个燃烟的女子，个个身材窈窕，姿容秀丽，脸上是一片艳红。但那抽烟的和尚，却是一个个面色青灰，不过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很好，他们躺在床上，对一个进来的陌生人，竟然视若无睹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不会替姑娘找麻烦。”

白衣女子举步而行，到了大厅右侧第五间门前，伸手一推，道：

“瞧瞧这一间，你想知道些什么，也许可以在这一间中找到答案。”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房中一片黑暗，隐隐间似是有个人盘膝而坐。

突然间，火光一闪，亮起一个火招子，点起木榻头上的灯火。

只见一个白冉垂胸的灰衣老僧，盘膝坐在木榻上，神情一片肃然。

白衣女子扬了扬手中的金牌，缓级说道：“我奉命带贵宾观光十方别院，希望老禅师善于接待。”

俞秀凡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晚进未学俞秀凡见过老前辈。”

灰衣老僧缓缓把手中的火招子熄去，双目转注在俞秀凡脸上。

道：“你找老衲，有何见教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，晚辈想请老前辈几件事情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好！你请说吧！”

俞秀凡回顾了白衣女子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怕我听到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很多事，有姑娘在场，谈起来有些不便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好吧！但时间不能太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会太久，咱们谈好了，就招呼姑娘一声。”

白衣女子未再多言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俞秀凡掩了木门，回头又对灰衣老僧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老禅师，可否见示法号？”

灰衣老僧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老衲居此甚久，法号早已忘记，不说也罢！”

俞秀凡肃然说道：“老禅师既然活在世上，就可能有一天重见天日，法

号又为何不能告人？”

灰衣老僧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这一点年纪，能被视为贵宾，想来必然是江湖上很有身份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我如不自吹自擂一番，这老和尚不把我看在眼里，自然不会说实话了。心念一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区区能被他们视为贵宾，自然是有着原因，在这段时日之中，区和这一组合中的高手，有过不少次的接触，但晚辈却侥幸一直未落下风。”

灰衣老僧双目中神光一闪，盯注在俞秀凡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

“阁下这名字老袖从未听过，但不知可否把令师的姓名见告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可是可以，不过，兹事体大，晚辈不能轻易说出。不过老禅师的处境，似是无对晚辈保密的必要了。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老衲不是保密，而是觉着惭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惭愧于事何补？”

灰衣老僧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老禅师也染上那福寿烟瘾了么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老衲十分惭愧，不过，三年静坐，老衲也把它戒除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禅师能在烟雾缭绕中戒绝此痛，足见高明了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些人都无法戒除么？”

灰衣老僧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办法，以老衲这份定力，戒除此痛，还自断了三个指头。”伸出左手，接道：“小施主请看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怕呀！可怕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把自己进入地狱门中的经过，简略他说了一遍。自然中间删除了很多不便出口的地方。

灰衣老僧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还能记得来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乘船而来，已记不得如何离去了。”

灰衣老僧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就为难了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既然来了，希望能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，别太自信了，他们这组合中有多少高手，老柏不太明白；单是这十方别院中的人，就足可和当今任何一个大门派抵抗。小施主不论有多强的武功，你一人就无法走出这十方别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禅师，如若天下高手都被这个组合控制，咱们又有什么办法找到一批人和他对抗？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，沉吟不语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，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，老禅师虽被囚于此，那只囚住老禅师的人，并没有征服老前辈的心，是么？”

灰衣老僧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老袖能摆脱了烟毒的控制，才敢有此想法；但身受烟毒控制的人，他们根本不敢心生叛离，每日所求的，只是有一日福寿膏来熏熏。”…”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人，久受佛门熏陶，难道就没有救世之心么？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道：“小施主，不能太责怪他们，小施主没有受过这福寿膏的毒害，不知这福寿膏的厉害；老衲是过来人，深知这中间的痛苦。唉！那造化城主的利害，就是用来时间来磨去这些人的仁侠之心，所以，我们初到此地之时，那造化城主并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，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，只是供应福寿膏给我们吸食，但等我们一个个上了瘾之后，他们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性情特别刚烈的人，自己已然无法反抗，自绝而死；这些未死的